

黃三弟對歌故事

壮族民间歌手

黄三弟对歌故事

方寿德(壮族) 等 搜集

杨钦华(壮族) 方寿德整理

广西壮族自治区民间文学研究会编印

1981年2月 南宁

目 次

壮族民间歌手黄三弟	(1)
一、看牛娃仔真下贱	(7)
二、只只虎咬人	(9)
三、今夜要试你功夫	(13)
四、唱得戏院散了台	(18)
五、特意来访桂枝香	(24)
六、何不捐拢做一壶	(34)
七、共同勤俭把家立	(53)
八、敢唱山歌不怕死	(60)
九、歌王大战山歌霸	(64)

壮族民间歌手黄三弟

黄三弟是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城县壮族的民间诗人。他的曾祖父原来是宜山与都安之间壮族地区的宿潭峒人氏，为生活所迫携带家小沿途帮工来到柳城县境的赶羊屯定居下来。

黄三弟生于一九〇七年，兄妹七人，他排行第三，所以叫三弟。姐妹多，家又穷，七岁起就开始帮人看牛、打工。一直打工到四十多岁，尝尽了人间苦难者的辛酸滋味。正如他唱的叹命歌——

七岁看牛好着力，
手拿牛鞭挑粪箕；
肩膀成槽起厚茧，
脚板磨烂几层皮。

十六、七岁就开始帮老板榨糖做烧火工。烧火工，是一个最艰苦的工种，请看他唱的山歌：

糖榨烧火火烧心，
手舞铁棍几十斤，
日夜都在火塘转，
一身象鬼不象人。

也是从七岁帮人看牛起，黄三弟就酷爱唱歌，用山歌来消泄自己内心的积郁。也是在那时起，先后得到本村张天恩、盘龙屯的赵良斌、赖廷标三个老山歌手的培养，使他在唱歌技巧方面更得到不断的进步。不到二十岁他已能够遇事唱事，见物唱物，随口成歌。在县内的歌手中，他已是超群绝伦屈指无二了。

说也奇怪，黄三弟他几兄弟虽同父母所生，可是性格各有不同。大哥黄大弟在家顶头工，和爹妈耕种几亩薄田瘦地，挑着生活重担，所以是一个低头做工、沉默寡言的人。二哥黄二弟性情脆弱，十多岁就外出帮工。后来因和财主的丫头私下结情，被财主发觉遭受毒打；又被抓去关在牢里折磨死去。四弟黄河波靠几个哥支持，从小得读书，学会了一套趋炎附势的手腕，后来竟当上柳城县伪田粮处主任。

黄三弟由于他数十年来不屈服于老板的辱骂、鞭鞑，不怕解雇，敢于用山歌去抵抗，习已成性，因此养成了一付对权贵人物就孤傲和冷漠的性格。

一次，他在蒙村与情人兰达妹对歌时，恰巧遇着十年前辱骂过自己的那位财主——乡长老爷也在场听歌，三弟就用山歌旁敲侧击地揭露那位乡长老爷肮脏的灵魂。也正由于那次“得罪”了那位乡长老爷，而被那位乡长老爷告到了他的上司——伪县长的公案前。黄三弟的四弟黄河波知道了这件事情就拿枪来威胁、恐吓黄三弟。而黄三弟却平静得象一口井水，并且以山歌来顶住枪口。那伪县长见一计未成，又施二计，他事前召集了以东泉财主张官太（当时东泉人都称此人为山歌霸）为首的二十多个山歌手突然袭击，找黄三弟对歌，妄图战败黄三弟，煞黄三弟的威风。在对歌台上黄三弟毫不示弱，针锋相对地用辛辣的山歌还击对方。大战三天三夜，黄三弟终于战胜了张官太。

又一次是一九六七年“四人帮”挑起派性后的一天，黄三弟有事去赶柳江县的洛满圩，在圩上突然被几个人拿刀顶着他的肚子，唱歌来逼他入伙——

今天遇着冤家鬼，
任你有翅也难飞，

三弟若不进我派，
要你今天家难回！
黄三弟面不改色，似笑非笑地答道：
任你凶器拿在手，
黄氏老三也不愁，
若是杀死黄三弟，
你也没有下场头。

双方又唱了一段硬对硬的歌，对方见降不动黄三弟，急收刀回去，改变态度来劝逼，黄三弟仍用山歌坦然拒绝。对方接唱：

眼前“支、打”两条路，
无人带路会迷途，
要跟谁走你明讲，
话语莫要恁含糊！

黄三弟唱道：

永远和党在一起，
乌天黑地路不迷，
不管什么派不派，
种田就是我本职！

那几个拿刀的人奈何不了黄三弟就灰溜溜的走了。

黄三弟真的就是这样一个“硬梆梆”的人物吗？不是的。他在怀念亡妻时唱的歌和在蒙村与情人兰达妹对歌时却涌起一股激情，他唱道：

开箱见衣如见妻，
夜睡空床泪滴滴，
滴湿手巾洗得脸，
滴下床底养得鱼。

相思树上画眉叫，
等妹不来哥心焦，
两眼流出相思泪，
手巾抹烂好几条。

我俩生来同样苦，
哥也无妻妹无夫，
大家都是半壶酒，
何不捐拢做一壶。

黄三弟和兰达妹婚后，夫妻俩在日常生活中互相帮助、互相体贴，有时还互相用山歌来对话，偶尔争吵时也用山歌来对闹。

冤哉！这个一世勤劳，安份守己、坏习不沾的壮族民间诗人黄三弟，也逃不了这个十年浩劫，在刮十二级台风时也遭受折磨，他那强韧的性格，被那无法申诉、得不到辩白而被迫含忍的冤枉压了下来！缄口数年，闷郁成疾，终于在一九七一年农历的七月初，病倒床上。

在他卧病的半个月中，他的歌友、徒弟都常去探望他，但他总是含泪默默地躺着或默默地对坐着！直到临死前的一个深夜（农历七月廿七日），他突然精神振奋地坐起来，用手招呼大家坐拢到床前说：“我有几首歌告诉你们！”

你们床前靠我坐，
唉！开口想唱泪又落！
量想我是不得好，
最后嘱咐几条歌。

一嘱你们记心上，
出门唱歌莫逞强，
话语谦和脾气好，
人民群众才赞扬。

二嘱你们立志向，
勤学苦练要经常，
多读诗书多看报，
心中才有无敌枪。

……

千言万语还想讲，
恨我在世已不长，
当面重托众歌友，
唱歌大旗你们扛。

哼到这，气已喘得接不过来，只好躺下，谁知这一躺再也起不来了！在第二天早上的九点钟就瞪目断气，与世长辞！终年才六十四岁。

黄三弟生前经常到宜山、罗城、柳江、鹿寨，也到过桂林等地方与人对过歌，这里选择解放前九个对歌故事来整理。

黄三弟的唱歌徒弟散布在宜山、柳江、鹿寨和柳州郊区等地。现在据不完全的材料——他曾在柳江县的成团公社大密大队设馆教歌，在洛满公社的流山大队东岸村设馆教歌，至今还有十几名徒弟；在码头村教过馆至今还有十多名歌徒；在柳州市郊的沙塘公社保爱村和古灵大队的小村设馆

教过歌；在本县他的歌徒多如繁星，无法统计。

这本集子多得黄三弟生前的歌伴：熊国斌、覃老五、周金龙；歌友：朱亚姣、张文斌；徒弟：方国政、覃玉宣、覃德生、赖宗耀、廖五寿等以及黄三弟的遗孀钟秀荣和侄儿黄振忠、外甥熊区文等提供许多素材，特此致谢。

由于搜集时间仓率，难免不有遗漏和不合的地方，请同志们提出宝贵意见。

一九八〇年九月二十一日

一、看牛娃仔真下贱

黄三弟小时，赶羊屯有个山歌师名叫张天恩，黄三弟就是在他的影响和培养下会唱山歌的。在赶羊屯的右边有一条鲤鱼冲，冲的东北边是大木屯，大木屯也有一个歌师，叫张老溜。每逢夏秋月夜，两个屯的歌师常带着自己的徒弟以鲤鱼冲作为教歌的歌馆和对歌场。

一天，黄三弟和一群大木屯看牛的伙伴在冲边看牛。这天，那群伙伴的山歌师父张老溜也在冲边犁地放牛恋水。那群小伙子一见就象一群鹁哥鸟那样飞跑过去“叽哩呱啦”地叫嚷要师父教他们与黄三弟对歌。师父张老溜也很乐意，趁借这样的机会来试探黄三弟唱歌的“急才”。伙伴们唱歌先问：

唱歌先，
我把三弟问一遍，
你去帮人看牛马，
一年余剩几多钱？

黄三弟答：

看牛娃仔真下贱，
不得吃来不得穿，
时常挨打又挨骂，
年年白累不剩钱。

伙伴唱：

真难过，
万般都奈命不何，

不做肚子又挨饿，
做了又挨人折磨。

黄三弟还：

一碗稀溜两人喝，（注）
抵饿去把牛草割；
泪流进河河水涨，
河水还少泪还多。

伙伴唱：

三弟生得人矮瘦，
为何逞能去用牛，
犁面割腿暗流泪，
耙齿戳穿脚母头。

黄三弟还：

看牛回来把鞭丢，
老板又逼去用牛，
牛拖犁耙喘粗气，
畜牲也替我发愁。

伙伴唱：

看牛受苦先怪命，
也怪祖先不显灵，
看牛打工同命运，
风吹日晒雨又淋。

黄三黄还：

看牛娃仔“苦叮叮”，
风吹日晒雨又淋，

（注）“一碗稀溜两人喝”：形容粥里米很少，喝粥时
可以看得见自己的形影也在喝，所以称“两人喝”。

莫怨祖先莫怨命，
总怨世道不公平。

事情真是凑巧，黄三弟刚唱完这首歌时，见对面张老溜师傅站起来伸了个懒腰走了，小伙伴们也爬起想溜。突然，背后一个人左一个耳光、右一个耳光地朝黄三弟边打边骂道：“我不公平你就走”。黄三弟被打得晕头转向，扭头一看才知是老板打他，很不服气，突地站起，将手上的看牛鞭子丢掉，斩钉截铁地说：“走就走”。接着就唱歌顶过去。

黄三弟唱：

天上月亮管天星，
世上皇帝管庶民，
柳州知府管知县，
那个敢管唱歌人。

就这样，黄三弟因爱唱山歌挨换了七个老板。

二、只只虎咬人

黄三弟七岁就跟着二哥去蒙村帮财主打工看牛，因为受不了那财主的气，顶撞几次而被解雇，另到别村帮人看牛打工。二哥是个逆来顺受的人，所以仍在那里打工。

一次，黄三弟因人矮小，扛耙被耙齿刺伤脚腿回家养伤。一天，突然见二哥头肿脸伤一瘸一拐地走进家来。黄三弟一见不觉惊讶起来，忙用“壮欢”（注）问道：

见哥回到家，
泪水夺眶下，
头肿脸又伤，
为何成这样？

（注）“壮欢”：壮族民歌中的一种歌体。

二哥是因为和别个财主家中一个丫头私下定情，给财主发觉而遭受毒打逃走回来的。若照直讲嘛，又怕牵累父母伤心，于是就哄讲是砍柴挨跌伤的：

昨天去砍柴，
在山上昏倒，
石头碰伤头，
慢慢扶棍回。

三弟埋怨地唱道：

伤痕象鱼鳞，
走路脚又蹩，（注）
实在痛心多，
莫回行不行？

二哥还：

跌伤不能做，
老板不给吃，
问他要钱医，
他拿棍就赶。

二哥唱到这里连想起被财主毒打，眼泪就夺眶而出。黄三弟听了是被赶回来，而同病相怜。愤愤不平地唱道：

条条蛇有毒，
只只虎咬人，
老板心有毛，
杀人不用刀。

二哥听了三弟这句欢时，也激起对财主的愤恨，仰天质问——

天呀！

（注）“脚蹩”（bai），柳州方言，即是跛脚的意思。

穷就穷下地，
有就有上天，
为何分不匀，
穷人尽受气？

二哥气愤愤地顿了一脚，震动了伤处：“哎哟”一声差点昏倒。黄三弟急忙跑上去扶住劝道：

劝哥莫要哭，
耐烦过几日，
我去借点钱，
买药帮你医。

二哥唱：

弟呀！富与富就亲，
钱和钱结交，
我们这样穷，
谁借给我们。

三弟还：

但求老板得，
我愿去看牛，
只要得钱医，
愿看牛还债。

黄三弟边唱边扶着二哥到床上去睡。二哥见三弟走路也是一瘸一拐地，就诧异地问：

你扶我来睡，
怎么脚也拐？
你赶牛去看，
是不是跌伤？

三弟答：

晌午看牛看到黑，
早上又喊去耙田，
人矮力小难扛耙，
耙齿攮脚踏出血。

二哥抚摸着三弟的头，叹声唱道：

你年纪恁小，
不要去耙田，
恐迫戳穿脚，
被赶回就难。

三弟还：

若不去耙田，
给碗冷粥吃，
挨打又挨骂，
抵饿去看牛。

二哥唱(拗脚歌)：

老板骂点点，
脸仍要松容，
他发气不要，
我们怎样活。
做人家奴狗，
我们命不好，
老板骂点点，
脸仍要松容。
去打工谋生，
就要听他说，
他发气不要，
我们怎样活。

三弟还（勒脚歌）：

哪个岭上没有草，
哪个山上没有树，
不要就不要，
卖柴养得活。
有脚又有手，
无论做什么，
哪个岭上没有草，
哪个山上没有树。
六月不怕烈日晒，
十月不怕霜雪寒，
不要就不要，
卖柴养得活。

兄弟俩在房里边唱边哭，互相劝慰，一直唱到深夜才昏昏睡着。

第二天，那个财主找不见丫头，就告官诬赖黄三弟他二哥拐带人口，抓去关在监牢。后来就被折磨死在牢里。

三、今夜要试你功夫

黄三弟大约二十岁的时候已能够遇事唱事，见物唱物，随口成歌。在县内他的歌已经是超群绝伦，很多歌手都唱不赢他；但他就是不敢出县过府去唱，总怕没有师傅那样的功夫，唱输了丢脸。他心里的这个疙瘩给师傅发觉了。师傅也想试一试徒弟的“刀锋”。

一天，赶羊屯右边大木屯张家有人做喜酒，那个屯的歌友来约黄三弟晚上去唱歌。这个消息被黄三弟的师傅知道了，就想趁这个机会来考一考自己的徒弟。怎么考呢？脸对脸的与徒弟对歌又担心徒弟不肯“放马”，于是就来个暗对。

当晚，三个师傅（张天恩、赖廷标、赵良斌）事先暗地安排好歌场，对歌时，三个师傅就躲在与黄三弟对歌者的窗子后面暗地出歌。

对歌开始，三个师傅先任由双方自己唱些祝贺主家的歌和谜子歌、故事歌，后来三个师傅见黄三弟的对手渐渐支持不下，就开始在窗子后面亲自参谋出歌：

对方唱：

榕树叶密树莛粗，
你在树下开铁炉，
我拿钢刀来见水，（注）
今夜要试你功夫。

黄三弟听了震惊一下，觉得对方这首歌的口气不小，又觉得这首歌出在对方的口很不相称，定有能手在内。

黄三弟还：

七岁出门跟师傅，
钢刀见水手艺熟，
砍铁好比切豆腐，
不会生锈起铜绿。

对方唱：

你刀不比我刀利，
挂在村头大树枝，

（注）“见水”：这是方言，即淬火。